

似自信，实自卑

陈童

文章摘要：有些中国人名义上叫做也读了中国书，实际上是在中国书里找西方冷饭，每找到一点看似西方冷饭，则欣然大喜，自信增长！但，这种自信增长只是表面自信增长，实则是自卑增长！大大方方承认中国有和别人一样的地方，但，更多是不一样的地方不好吗？哪个文明不是独特的，哪个文明没有自己的短板，哪个文明没有自己的长处。传统中华文明没有古希腊文明对理念世界的理解，但是古希腊文明也没有中华传统对生生不息的理解。小国寡民的城邦精神值得赞叹，但中国的大一统精神亦足可称道。更何况，需要别人长处的话，取过来就是咯，哪个文明不是从取别人之所长开始发展的。关键是，最终你要有所创造，有自己的东西，而不是只会拾人牙慧。长期以来，一种奇特的文化心态在某些群体中悄然滋生：他们手捧典籍，目光却始终投向西方，热衷于在中国古籍中搜寻所谓“西方思想的先声”。每当发现一丝与西方理论相似的痕迹，便如获至宝，将其视为自身文化价值的佐证。这种看似增长的“自信”，实则是一种深层的文化不自信——它暗示着，只有得到另一种文明的“背书”，自家的传统才值得珍视。这无异于一种文化的“镜像迷思”，将文明的独特性与主体性，消解在了对异域镜子的反复端详之中。

一、“镜像自信”的幻象：文化主体性的隐性失落

这种心态，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“寻章摘句”。持有此心态者，并非真正致力于理解中国文明的深层逻辑与独特智慧，而是将其简化为一堆等待被西方理论“认证”的素材。老子学说中的只言片语，被匆忙地贴上“古典自由主义”或“存在主义”的标签；墨家的“兼爱”，被草率地等同于现代的“博爱”理念。这种比附，看似抬高了自家身价，实则是将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削足适履，纳入他人的话语框架，从而丧失了自我阐释的能力与勇气。

这种“自信”的增长是虚幻的，因为它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前提上：我们的价值，需要他者的认可才能成立。这背后潜藏的，正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自卑感。一个真正自信的文明，如同一个自信的个体，首先能够坦然接受自身的独特性，既不妄自尊大，也不妄自菲薄。它无需通过急切地“像谁”来证明自己，因为它自身的存在，就是其价值最坚实的证明。

二、文明的对等镜鉴：差异之中见真章

世界文明的画卷之所以绚烂多彩，正在于其多元与差异。每个文明都是在独特的地理环境、历史路径和生存挑战中孕育而成的，各有其审视世界、安顿人生的独特视角与智慧。大大方方地承认并欣赏这种“不一样”，才是健康、成熟的文化心态。

古希腊的先哲醉心于探索超越感官的“本体论”与“理念世界”，发展出严密的逻辑学和追求永恒形式的形而上学传统，这为后来的西方科学与哲学奠定了基石。而中华先贤则更早地将目光投向鲜活、流变的生命本身，专注于“生生之谓易”，探究宇宙万物生成、演变的内在韵律与和谐共生的法则，形成了独特的天人观、性命观和注重关系、过程的有机宇宙论。前者如雕刻家，力求捕捉那不变的精粹形式；后者如鉴赏长河的画师，更关注生命之流的绵延与创化。二者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，只是路径不同，视角各异。

所以古希腊极璀璨，但却只在一时，而中华才能绵延数千年。答案也许就在于，中华文明对生生不息的理解是其它文明都没有达到的。

同样，植根于爱琴海半岛的“城邦精神”，催生了公民政治、法治雏形与个体价值的早期觉醒，其光辉不容否认。而发轫于黄河流域、应对大河流域治理需求的“大一统”实践，则锤炼出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、广阔疆域内的文化认同与秩序整合智慧，维系了众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续与文明连续性。前者是“小国寡民”的精致杰作，后者是“广土巨族”的宏大叙事。赞叹雅典广场的辩论时，又岂能轻视都江堰的水利工程所体现的统筹智慧？

三、从“拾人牙慧”到“创造性转化”：文明生长的正途

认识到文明的差异性与独特性，绝非意味着固步自封、拒绝交流。恰恰相反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史，正是一部相互学习、取长补短的历史。关键在于，我们应以何种姿态进行“取经”。

健康的文明交流，其目的不应是简单地用外来理论“印证”或“裁剪”自身传统，以寻求一种心理安慰；而应是秉持主体性的“拿来主义”，以我为主，为我所用，最终目标是激发自身的创造力。佛教传入中土后，历经与儒道思想的碰撞融合，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宗等中国化佛教流派，反哺了东亚文明，这便是“创造性转化”的典范。

反之，若只满足于“寻章摘句”式的比附，满足于证明“我们古已有

之”，则无异于思想的懒汉，永远只能停留在“拾人牙慧”的层面。这不仅无助于真正的文化创新，反而会窒息文明内在的生机。文明的活力，在于持续回应时代课题的创造能力，而非在故纸堆里为别人的理论寻找古老的“注脚”。

结语

走出“镜像迷思”，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化心态革命。我们当以平等、从容的目光审视一切人类文明成果，既不仰视，也不俯视。对于中华文明，我们应珍视其独特的路径与贡献，深入挖掘其应对当代与未来挑战的智慧资源。同时，我们更应以开放自信的胸怀，广纳百家优长，萃取出新的智慧，进行独立自主的创造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不再做文明对话中小心翼翼的“求证者”，而成为能够为人类共同未来贡献独特价值的“创造者”。这才是文化自信的真正底蕴，也是古老文明焕发新生的必由之路。